

保德州志

縣長萬泉馬蕃庶總裁

郡人張寶樞 襄助

郡人張念祖經理

郡人王永明校對

藝文第十

殷夢高曰藝形而下文以載道文而藝似乎雕虫小技不足尚也藝而文經天緯地之用詎不藉是哉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保德邊隅巖邑生於斯吏於斯往來於斯者多不暇談文况乎屢經兵燹斷簡殘編又多付諸荒烟蔓草之中是雖雅意蒐羅廣收博採猶恐文獻不足無以增光邑乘而顧欲覆瓶視之糟粕棄之可乎故苟其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有關郡中典故生民利弊者道之所見端即大雅之所不棄也保殘守缺隻字片言且當寶若拱璧又何必衙官屈宋僕隸鄒枚

保德州志

卷十 藝文上

若平子之兩京十年太冲之三都一紀始足著之篇帙登之紀載歟作藝文志

奏疏十之一

公移十之二

傳十之三

贊十之四

說十之五

奏疏

起運糧儲乞恩分理民情疏

正德九年

張綬

見歲貢

臣原籍山西太原府保德州人臣伏觀弘治十八年詔書內一款天下軍民利病時政缺失有可興可革者許諸人直言無隱欽此欽遵竊見本州與河曲縣地方極臨邊境山嶺陡峻溝壑坡渠十無二地堪種田苗遞年以亢旱歉收本州與河曲縣歲辦額設夏秋稅糧不下四千餘石穀草五千餘束本布政司起派宣府沿邊倉場上納臣本處設有保德守禦千戶所官軍歲支歲用倘遇聲息動調客兵一應錢糧却坐撥平陽府所屬州縣上納竊臣本州道路崎嶇車輛難行止是驢駝担挑運送不

前或典男鬻女方得完獲艱苦萬狀兼以宣德年間奉例續添禦冬守河人馬五百接連河曲縣界俱有黃河渡口東接大同鴈門等關西通陝西榆林延綏等處最爲緊急衝要人民愈加疲憊如蒙聖恩憐憫乞勅戶部轉行山西布政司將臣本州與河曲縣額設稅糧草束遞年存留本處倉場上納以備官軍歲支歲用上不負國稅下不苦人民庶免貽忠誠爲萬便臣不勝感戴聖恩之至奉旨依議行

奉使危疆直述見聞疏

崇禎九年

王

邵

見進士

臣奉命諭祭代藩於去歲二月十八日陞辭就道時兵燹之後驛舍多墟臣與二三樸夫每向殘村投止燐火乞炊宣府城曠人渙精薄馬稀桑乾土木處處可虞至臣鄉大同府則斗米五錢宗呼兵譁鬻女易子者趾錯不忍視人心洶洶真有旦夕不保之懼蒙皇上發餉源源軍心歡動但有銀無米有馬無糗往者大同歎則太原輸今太原八年湯火河曲保德蓋巨寇王嘉胤首難地民徙亡十七兼之七八兩年蹂躪最慘兵括靡遺道無行人城如荒野即臣鄉保德彈丸一州編戶五里與陝西府

## 保德州志

卷十 藝文上

二

谷縣止隔一河受寇害良久今以見在二千餘丁追徵迺故八千之徭租民安得不盡以是類推睿炤如鏡乃恩詔特蠲屢旨令災民務沾實惠此真固本除兇之上策撫按諸臣亦頻檄催覈而郡邑奸胥故稽不報追徵如昔壅德意毆良民莫此爲甚臣竊虞臣鄉鴈門河保之地岌岌乎甌脫矣臣役竣便道一視丘壠遂值敵鋒逼城日夕與父老子弟荷戈城頭倡義共守尋以河水既合秦寇鴟張正官久缺殘民無主臣復請兵防剿勸民輸餉百計得保塊土蓋數月來無日不登陣無刻不拮据兵食二者膽薪恆矢迄可小休冀如期病趨供職而臣因是遇病奄奄牀蓐未有起色誠恐少逾限期爲罪滋大謹據實繕請並陳目擊情形伏乞聖明垂鑒嚴勅當事諸臣確遵恩詔實圖蠲卹以拯災黎以奠危疆臣與臣鄉子遺共戴堯仁再造矣臣不勝引領待命之至奉旨奏內覈蠲錢糧故稽不報仍復追徵顯係官胥通同情弊該撫按嚴查據實具奏

劾璫疏

陳奇瑜

見進士

爲舉朝公論不可不明乾綱獨斷不可不決仰祈聖明俯賜轉圜以息議論以安社稷事臣嘗讀春秋曰人臣無將將則必誅凡犯無將之戒者雖踈逃之臣猶在不赦况肘腋腹心之地天下之治亂否泰全係於此君臣之精神命脉畢萃於此使罪狀歷歷可考之人盤據君側則豐蔀見斗日中見沫究至以童牛之蜡養豨豕之牙遂潰敗決裂而國祚隨之此從古聖君哲相動色相戒必欲殄滅者也左副都御史楊璉直糾大瑞魏忠賢一疏慷慨論列纒纒千言一時諸臣相繼而登白簡者每日二三上皇上一概置之不問且以嚴旨切責之意謂可以緘口結舌塞後來一番議論矣不知祖宗二百五十餘年忠孝節義之訓家喻戶曉沁入人心忠奸義膽之脉豈至今日而漸滅遂盡肯忍以上無聖母下無翼戴之聖躬輕付於弓蛇石虎之人臣恐皇上摧之愈急臣子爭之愈堅欲省議論而不去共爲所議論之人譬如揚湯止沸不如抽薪之爲愈也願陛下之熟思之也凡人之奸未至摘伏雖有鴛鴦不自下之意或外憚於清議內束於富貴猶欲憚藏螻伏聊爲瓦全之計一經摘發既破之

## 保德州志

### 卷十 藝文上

三

甌無復顧忌如馬之竊轡而不可馭如水之決堤奔潰四出而不可救此人情必至之勢也陛下以爲忠賢今日復何所希覬哉萬弩擗身體無完膚急則窮窮則變非假朋黨以空善類則借題目以陷忠良而正人危非多方羅織以短直諫之氣則百計鍛鍊以鍛言官之羽而言路危非進聞聲穢股之頌以蔽耳目則必恃張牙露齒之威以竊寵靈而皇上與臣下并危無論往古即正德年間內監劉瑾專權誤國朝政不清紀綱大壞今年流賊起明年宸濠反羽翼已成幾傾大寶不可寒心乎政所謂竊轡之馬決堤之水也願陛下之熟思之也皇上元首也以閣臣爲腹心以部臣爲股肱以科道爲耳目師師濟濟之鴛班即是臂指相使之氣脉乃聖旨動云使朕孤立於上彼行尸走肉之人何足以備顧問口密腹劍之毒適有以蔽主聰不知聖意淵微果何所見而相依之以爲命也即謂頤指氣使不可無人彼宮掖近習之內前後左右簇簇如林豈無公忠直亮之輩堪備驅使者乎豈無小心翼翼之人足代忠賢者乎皇上或以小忠小信不忍遽割不知從來小人皆造一段似忠似信之規

模以欺人主而後逞其如鬼如蜮之機鋒以禍天下內廷比肩共事之人必有以窺其隱者惟是膽落於威稜而不敢明告耳皇上試於萬幾宵旰之暇霽其天威一呼而問之則左右必有以實對者臣又願陛下之熟思之也且陛下亦記楊璉當日移宮之事乎彼時國勢鼎沸人情洶洶閣部臺省諸臣齊詣宮門奸黨進忠輩阻不容入此乾坤何等時也楊璉厲聲叱曰君在宮而不容臣見意欲何爲此頭可斷此門不可不入迨入而得面天顏踞呼萬歲君臣之分已定是璉不負先帝並不負陛下也此其一片熱腸可以對天地泣鬼神而獨不可以動陛下乎即明旨亦曰擢起今官用璉之身而不用璉之言非所以待直臣也非所以保社稷也臣竊爲陛下未解也語曰癭瘤蓄毒終必潰裂又曰用賢如轉石去佞如拔山又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故臣敢以斷之一字爲皇上進焉夫朝廷之所以治天下者不過親賢遠奸兩事耳邇來外廷諸臣猜嫌蜂起意見夾雜元黃之勢一成水火之形已馴致使正直忠良之彥動念萑鱸興情松菊如憲臣左光斗者與楊璉共稱忠直臣也杜門日久風

保德州志

卷十 藝文上

四

憲之堂黯然無色臣恐忠者去則不忠者蒙面而來矣直者去則不直者乘間而入矣是豈進賢退不肖之朝所宜有哉臣蒙欽遣册封藩府候册輦轂之下儘可不言以圖目前溫飽以全後日性命然事關巨奸大惡不敢坐視緘默故自效其傾葵如此仰祈皇上採滿朝之公論整獨斷之乾綱將忠賢速賜處分卽不然亦放歸田里令其泥首待罪至於忠直之臣頒一嚴旨限以視事之期勿得因貝錦之人言而忘聖明之君父庶輿情平而朝野快卽止輦受諫之風曷以踰臣不勝悚息待命之至

復請卹疏

姜宗呂

見進士

爲臣父戰死最慘邀恩獨異謹比例泣陳仰祈勅部察明一體卹卹仍給應得祭典以弘聖恩以彰公道以抒幽憤事臣父於去年五月陣亡臣於九月具疏請卹業經奉旨下部察覆緣臣奔赴河南扶歸父襯自豫徂晉艱苦萬狀兼值寇變途梗資斧莫將延至今年八月內始匍匐至京及察部疏已於六月間覆奉聖旨姜名武准贈特進榮祿大夫右都督廕一子外衛總旗世襲欽此臣拜誦綸音不勝哀感頂踵雖

捐難答高厚但總旗之去小旗無幾而外衛之去禁衛迥別夫臣家起家小旗今僅加總旗且於應得諭祭尙未覆明亦何以慰慘死之幽魂勵偷生之積習也察得臣父同僚保督標下團練右前營副將甄奇傑亦因河南征寇陣亡其子洪猷限請部覆奉有甄奇傑褒三等仍廕一子錦衣衛百戶世襲之旨臣見之哀憤幾絕切思盡瘁捐軀人臣之大義昭勸示賞朝廷之大恩臣何敢私心覬覦惟念臣父朱仙鎮陣亡其死難慘烈更有倍於奇傑者身經百戰勞瘁難堪奮不顧身首先士卒戮力沙場卒至矢盡力竭與親姪姜葵隆等同齏粉於刀箭之下况臣父與奇傑俱係督標之官皆副總兵職銜而臣父且帶都督府俸同以奉旨南征遇寇戰歿奇傑得蒙錦衣之廕榮襲金吾臣父則止廕外衛總旗荷戈遐方是生節倍之死事倍之而獨於死後之褒卹反處其後此臣所爲痛哭號天淚盡而欲以死繼也伏思皇仁浩蕩普天均被諒不忍以同事死難遂分差等見今僚屬旣荷曠典臣父獨悲向隅同難異恩能不抱痛於九原也臣察副總兵王來聘孫應元拒賊殞身俱叨祭贈廕襲錦衣

# 保德州志

卷十 藝文上

五

今奇傑已照二臣例廕卹矣夫廕卹之典舊事舊例尙皆比例陳請乃同屬同死尤非越分引援不孝如臣倘甘緘默不克與死父爭榮生無顏於人世死負痛於重泉亦何以見臣父於地下哉伏乞勅部察明准照來聘應元奇傑三臣戰寇死事之近例一體頒恩仍准照依會典給與應得諭祭不惟臣父瞑目臣死亦瞑目即行間將士聞之知皇上日月照臨不以寒微見遺將益致力疆圉不惜死命俘曹馘闖端在是矣不然使臣生爲罪人死爲怨鬼恐亦聖明之所亟憐也

特參倉米虧空捐納欺蒙等事疏

姜 櫛 見進士

臣櫛樸庸材三年外吏兩載間曹荷蒙我 皇上不遺葑菲拔置諫垣感激 聖恩圖報無地臣辦事衙門但見陝撫巴錫清查捐納米石一疏內稱長安知縣謝嵩齡經收米三十四萬九千石零冊內開現貯該縣一十七萬三千六百石零寄貯永豐倉等處一十七萬六 石零永壽縣知縣萬廷詔經收米一十萬五千石零冊內開現貯該縣七萬八千六百石零寄貯永豐倉二萬七千一百石零及查兩縣倉內並

無現貯之米俱稱有銀陸續糴買及查驗其銀長安縣止有六萬三千兩永壽縣止有三萬九千兩在省者尙且如此則寄貯各州縣俱不足據等語奉 旨該部知道又稱華陰縣知縣董盛祚據寔查造旬日可完乃一任行催置若罔聞明係虧空無補故意抗延等語奉旨董盛祚着議處具奏是三縣之虧空已在 皇上睿照中部覆長安永壽二縣行令該撫會同總督將所有一十萬六千九百餘兩之銀值米若干並將各倉收貯米石有無實存之處查明保題到日再議華陰一縣行令該撫會同總督將捐冊以文到作速遣官送部是三縣之虧空部議亦已深悉之矣但其中虧空之由有因知縣侵蝕而缺項者有因包攬捐納之人欺騙而缺項者有因捐納之人實在無銀通同欺隱俟出仕後始行補項者種種弊端不一而足所以相沿至今不即發覺者總由三縣之未及解任是以任其巧肆延捱而不能直窮其弊也我皇上至聖至仁軫念秦省兵民疾苦暫開捐納原爲積貯備賑計乃停止事例五年有餘而此三縣者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展轉支吾全不償補入之公帑者有限飽

保德州志

卷十 藝文上

六

諸私囊者無窮皇上屢從寬典而此輩毫無畏心將來掩飾無術勢必橫征私派以爲抵還之計而百姓受其荼毒更有不可言者請祈勅下該部將三縣知縣謝嵩齡等解任廳核其凡在三縣捐納人員暫行停選俟清查明白果係虧空在官與本人無涉者該督撫保題到部始行選用至捐監捐級等項亦俟保題到日方准換照註冊則朝廷慎重之名器不致爲宵小所假冒仍祈勅下該督撫勒限嚴查直窮到底虧空在知縣者註明某縣欠米若干虧空在捐納之人及包攬捐納之人者註明某人欠米若干細開清冊據實奏聞不得僅以虧空二字草率題覆庶奸跡盡露而無所容其抗玩支延之術矣緣係條陳捐納虧空事理字多逾格伏乞勅下該部議覆施行奉旨該部確議具奏

公移

取魚禁約

山西陳  
巡按

保曲一帶河魚頗稱肥美往往文武將吏率多誅求於瀕河之民冬則澆冰於魚夏

則盛魚於筒轉相遺饋職爲厲階甚有以一魚之微而費一牛之價抑間有因魚之故而使民蕩產傾家者興言及此則此魚誠地方之崇哉然以口腹之故累其民仁人必有所不忍矣爲此會同撫鎮各衙門嚴行禁約先將打捕魚戶盡情裁革省令寧家不許沿邊將領以及司道等官故違復取務要永遠遵守以甦民困

教條十則

巡按劉

凡地方人民稱之曰公祖曰父母則吾等撫字地方人民宜如子若孫也人家子孫財物祖父肯浪費不吾民盼盼焉終歲勤動所得幾何辦納糧差常苦不給而吾等日受其服役供奉何能補助毫末惟有自損之一法損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衙內食用淡薄惜福即可以造福官中鋪設尋常愛民即所以愛上有司其體驗此意右崇官以知名蓋謂洞燭下情而使之得所也村僻小民不獲匍匐陳訴者亦夥矣士夫局於體面鮮克盡言相告而左有利於阻隔竊弄威福以故怨咨載道而耳不聞差謬多端而意自得由然耳欲無鹵莽滅裂須先平易近民在途停輿受言在

保德州志

卷十 藝文上

堂和顏聽說孤寡孀獨之控告尤宜從容細詢不以厭倦輒加叱辱則民隱得時聞過舉可速救草野其幸見天日矣昔程明道答問治民者曰使民各得盡其情旨哉斯言所當三思右通狼貪藉牙爪爲攫取昏憤聽狐鼠之縱橫者風斯下矣即強加督責而無端本澄源之圖彼反借以行之市井閭閻害亦不淺吾嘗謂一心清則衙門自清蓋衙門人役專以窺伺逢迎爲生意投以甘言售其小信一或不察遂爲穿鼻惟莊以泣之有言及利竇者輒加究革於凡誑誤之失間或姑恕欺玩之情斷不相貸則當辜自服其心懲一又足儆百不動聲色而門內凜凜秋霜矣昔程明道曰正己以格物欲肅衙門何能外此右肅人情各有所嗜不無好尚而官司易來交攻力宜消融錢貨聲色固當遠之若浼即如功能事業是分內事一有好心全副精神已自攪亂必不能一一當機反生病痛何如守恬澹之訓自足順理成章老氏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當我好靜而民自正蓋已觀其深矣欲得性情之正必也民之所惡惡之民之所好好之右端環而立者皆思誑我以幸一當瑣屑紛紜

時多拂意忿怒不覺其易動任性以逞其誰能堪故須戒之又戒方能減得幾分問  
罪常恐人不勝打時常恐人難禁獵馬早收韁涼風解炎毒對症之藥仍須自服也  
戒之戒之右戒忿怒醜地必有幾個好人幾件好風俗善地亦必有幾個不好人幾件不  
好風俗記曰有善不賞有惡不懲雖堯舜無以治天下故教化者非响响姑息之謂  
也惟於善者獎之又從而表異之善善長以鼓其趨向之機不善之著者戒之又從  
而榜示之其小小過犯誨迪而勉勵之惡惡短以開其自新之路咸知爲善最樂之  
妙而相戒不犯矣移風易俗其機如此右務教化四民中耕爲治生之本讀爲興教之源  
兩者最重然張掛勸耕之示模倣省耕之舉此直文具耳行之不善且有滋擾者惟  
驅盜息訟省徭酌征勿奪其時與力使得一意於隴畝而無犬吠之驚真能重耕者  
也青衿時至於公庭小惠要結乎英俊此直市交耳流而不返且有相夷者惟秉公  
校藝考德錄行使之敬且愛油然而樂育於善我而興其上達之想真能重讀者也若  
敦儉守禮與夫侈泰僭踰者亦宜分別勸戒以挽末流婦女勤織紉者可獎賞一二

# 保德州志

## 卷十 文藝上

八

示倡衣食生民之天司牧焉得不時時留心右重耕讀朝廷惟恐下民不平故設官以理  
之官府又復不平其心將誰與控致令覆盆含冤非惟上負國家抑亦下殃子孫故  
問理之時惟兢兢對天日質鬼神務使兩造允服無辭而必不爲勢力高下其手彼  
有人心自不生事自不喜枉人間遇不體良心者化之不從則執法繩之耳豈可反  
喪心以徇之乎無論勢豪即上司批駁亦不過據一時意見互相質正以求真是承  
問官惟據確情實證明白回覆斷不可妄意迎合故爲出入總之三尺常無撓萬民  
稱不冤庶免遺恨云右平聽斷諺云一字入公門舉家不得寧則發落早一日民免一日  
之害遲一日民添一日之害斷可知矣曾見有一等庸夫全無決制遲速惟憑吏書  
之手又有一等乖巧人見事勢重大難處遂含糊躲閃日子或兩邊囑託俱到一味  
東之高閣致小民家業荒於奔走錢財費盡衙門而事體了無結局痛苦莫申是誰  
之責故宜隨到隨審隨問隨結小事槩從輕處孰不心服大事據實申詳上司必作  
主張何爲挨年積月罄閭閻膏脂以縱成衙役乎案卷沉埋而欲詞清訟減民得安



生者未之有也宜急圖之右丞四民疾苦無涯一官耳目幾何彼目擊猶不動念過

發落

耳而即忘者未肯體恤故耳宋太祖自謂每日於天下運量幾遭則有司官於郡縣亦宜一日運量幾番務設身以處體其必至之情恤其不得已之故如窮民饑寒顛連則思我凍餓時能忍耐否大戶差徭賠累則思我家裏能堪受否負冤而未昭雪則思我有不白之情能甘心而無怨尤否平旦清夜之際正體貼天理人情之時一或浪過白晝許多差訛痛養未切身搔爬幾能着必須推已度物然後不欲勿加人心懇到善機輻湊昔人謂有美意者必有良法諒矣哉右勳論官以才以守又有所謂品者何哉則才守之真者是已世間多少官粧點如畫衆口稱它上司喜它而小民極其怨恨又見有工於模稜善爲遷就隨風婉轉以逃上譴下譏求跳一步而實則民不見德前之是孽障後之是靡贅均非夫也卽如上司欲有興革應以實心相爲或好好申文一張而前件毫未掛懷又或不量事情與地方相宜者何如一味強民務以悅上此等肺腸幾於汨沒見其情狀寧不鄙恨必也自發本必自立根基寬

## 保德州志

卷十 藝文上

九

以育善而不縱奸要譽嚴以懲惡而不脅息張威察之共視共聞運於獨知獨覺事  
事從中生惻隱處處爲民着精神毀譽不搖利害莫奪斯稱偉丈夫斯稱奇男子斯  
能保我子孫黎民而爲宇內所利見哉吾嘗謂做官非比演戲令人好看一場便散  
猶如耕插者苗而欲秀秀而欲實栽殖者年年長養收藏生意不斷此則須有真種  
子真根本亦須自用真工夫非告語所能盡也勉之勉之右養

以上十款萬曆三十七年頒行甲寅知州胡梅書於堂上

### 訓廉諱刑約言

巡按李

今朝廷轄東有司貪酷有禁載在總約字字斧鉞宜人知滌慮而甚後矣乃今各州  
縣掌印官志趨清縈心地慈祥者固自有人乃有朘剝民膏草菅民命政以賄成貪  
以酷濟者往往可屈指數也豈知民一絲一縷皆民之命也爲民牧者奈何通暮夜  
之金重科罰之條既濫准詞狀以明攘之又批發衙官以陰攬之百般巧取一味漁  
獵令羸羸小民家室破碎無論污蟻名節玷辱官常清夜捫思於心忍乎無論機關

敗露身名俱喪捆載而歸寧常享乎恐鬼神忌盈亦陰瞰其室矣興言及此熱腸冰冷愆念全消矣凡按屬有司宜猛然思憬然悟矣又刑者不得已而加之民者也用以明國法殺一人正所以懼千萬人殺之實所以生之也猶且體天地好生之德廣皇上欽恤之仁不忍盡法以掩恩況用以逞威漁獵則獻骨追髓總是私意上干天地之和下造子孫之孽端由於此矣獨不思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續人誰不愛其性命又誰不愛其肢體髮膏吾爲民父母奈何淫刑以逞乎今後各有司非人命盜情捱刑不吐者不得一槩濫用夾拶致傷民命違者定以酷論其佐貳首領尤不許輕用夾拶重大事情應夾拶者呈堂官親問如有私置擅用掌印官之不能鈴制佐領可槩見矣定以罷軟論以上言貪言酷總是常譚本院切思天理良心總不外此願有司其深思之

請設貢生班銀議

胡 棟 見名

歲貢坐班銀兩廢也久矣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惟是本生策名天府肄業賢關爲時

保德州志

卷十 藝文上

十

甚久爲途甚賒炊玉之嘆難免彈鋏之歌易生自非本處有司爲之軫恤則寒士客數千里外即歸且不得何望下惟發憤以爲大用地也况待士宜厚事貴義起則本生班銀似不必問舊規亦不必問明例有無也爲此議在本州自理紙贖內設處班銀伍兩以爲坐班之資雖不足一十二兩之數而升斗之給未必無小補云

請免社倉利穀議

胡 棟

萬曆三十七年四月內申蒙本院詳允將原貯社倉穀本一千七百二十二石零借給五都貧民籽種領訖原議本年加二還倉因連歲凶荒本利顆粒未追至三十九年冬追完本穀還倉訖其利穀三百四十四石四斗有零何敢市恩不追但本州地皆沙梁人未足五里三四年來旱疫頻仍逃亡過半至本年麥穀頗收人漸復業然追徵甚多民力不啻竭矣三十九年均徭麥米草豆並起存折色猶云當年錢糧也至三十七年秋糧本折亦完於今年三十八年均徭夏秋本折亦完於今年先年易換麥千餘石亦完於今年三年缺官柴馬銀三百餘兩並兩年鹽稅銀九十餘兩亦

完於今年蓋一樹而剝數皮一瓜而三四摘矣若已完穀本又並其利穀取盈焉則一年所出盡歸於官終歲勤動所餘能幾竊恐民生之不聊也蓋在者爲逃者代完存者爲亡者代完少蘇之民不宜復困方歸之衆不使復逃而來歲錢糧亦易於催徵則所全者大矣

又

竊照本州徵穀之間有其人雖存而狗面鵝形難以追比者有其人已故而追及其妻子弟姪者有一家或亡或逃而追及其戶人者有一戶盡亡盡逃而追及其姻隣暨排年者有其名在領狀而穀未見升合者有領穀寄人而被其花費無存者有領穀轉放而或存或故莫可對質者蓋煩然淆亂甚難措手也且萬不可已之邊儲積之三四年未完萬不可已之鹽稅缺官及易換倉麥亦積之二三年未完一時並追諸艱輻湊官縱秦越其民動輒繩以三尺然膏血已盡皮骨僅存民有死與逃已耳朝廷牧民之意謂何而坐視其困不爲計乎且轉眼新春凡義兵銀修邊銀又急於

### 保德州志

卷十 藝文上

十一

星火難借口於青黃之不接矣緣是與百姓名曰社倉穀姑許先完本穀其利穀俟本穀完日請命於止再爲定奪以是民皆翕然應命即有不足者亦皆借貸辦納幸已稱完矣此時雖欲復徵利穀而言猶在耳遽難自食爲此將本穀設處徵完利穀冒罪請貸誠以社倉之設原以爲民追穀於一年之中則易追穀於三年之後則難加利於無事之日則易加利於多事之日則難以民之穀積之於官固足待民不時之需以民之利蠲之於民亦足救民一時之急未嘗非設官本意也况本穀不虧利可再圖病加小愈勢將益危則官雖有粟其誰與食且每年利穀不過二升在貧民得穀二升即感恩無已陰<sub>陰</sub>無窮矣又况以前前件盡皆勾銷則以後錢糧不患難辦又官民兩便之道也

又

本州於三十八年十一月到任見自三十七年以後各項錢糧俱未完納其中不容拖欠者俱多方催徵惟是三十七年借與貧民社倉本利穀因年荒瘟甚死亡過半

又中間錯雜萬端茫無錯手處不得已與民約完本穀許將利穀爲請命於上至三十九年將各項錢糧俱幸苟完即社倉本穀亦勉強追足是民已不失信於官矣不意請命於上未見俞從官遂失信於民已難施顏於其上然猶曰倘遇有年完此亦易易耳又不意四十年夏獨遭旱幾無子遺至秋復間有遭雨霰寸草不留者本州曲爲存恤幸免迯移即正項邊糧至今尙難告竣又敢譚及社倉利穀以速之死亡乎今蒙守催此穀作何計應前追本穀時已有追之親隣追之族屬追之排年戶頭者今有何面目再作此不才事也不得已焚香籲天再爲請命於上或仍准蠲免或待下年追徵庶災民不致重困官亦少得安其位矣

又

竊照本州爲此一利穀議不啻悉矣今復何言哉如准下年追徵則有本道之成命在民蒙緩徵而穀亦不失子母之息吏感寬限而官亦不涉姑息之嫌無煩更議也第小民難完之苦終在有司難完之苦終在也如准悉爲蠲除則有本州之三次申

## 保德州志

卷十 藝文上

十二

文在不能別爲更端也蓋馮煖爲其主市義歿本利盡絀矣而此特其利耳汲一冒罪發倉乃以與爲與也而此特以不取爲與耳况錢糧之欠處處有之而以一年完三四年錢糧則本州所獨也蠲免之請人人言之而各項錢糧毫無拖欠即社倉本穀亦皆足數則本州所獨也追徵之難在在苦之而八年無一正官今歲旱雹相仍則本州所獨也他處烏得而效尤也遇災則免利穀如無災亦烏得而起市心也又况社倉之設原爲賑計當此重災之後即以所借之利爲賑正所爲不費之惠宜若可爲也

### 入衛兵馬渡船議

本州合用渡船三隻岢嵐靜樂興縣三處分任補造萬曆二十六年靜樂縣申請將該縣造船銀兩解送本州代爲營造本州知州高三聘以前例不合詳府不允至三十五年靜樂復申前請撫院批允該縣資銀到州本州知州趙繼清將銀牒回本府西路同知議增銀二十兩呈詳各憲院批允行趙知州因是被斥前官之甘以去留

爭之者非獨計費亦非盡爲左右所熒惑也誠慮停泊保德者尙嵐靜樂與縣三船也若靜樂之船一改本州替造則尙嵐與縣亦將比例於本州是本州既供糧草夫馬廩給等項又一時並造三船則國家大事盡歸保德而三州縣寂然無事也孰非臣子孰非赤子奈何甘苦迥殊若此耶恐非四里半百姓所堪也是以不得已爲逆鱗之舉甘於一去也豈意五六年後興縣遂有此議也前官之言不幸而中矣帖行到州士民惶惶莫知所措本州懼爲前官之續諭以五年補修事不甚累十年打造爲期尙遠姑俟之而未敢擅議之也及尙嵐與縣各願自行補修始知尙嵐產木原無扳人代造之意興縣額設銀兩足用亦無卸肩於人之心特縣官一時推諉之計耳不然何詳已允事已定而興縣與尙嵐各願自行補修若合符節也且兵馬萬餘經過彈丸之州又在本州住歇三日姑無論支領糧草百般刁難勢大人衆州官每仰將官之鼻息以幸無事即宦門書舍亦不敢閉戶以謝髮頰孤兒亦羣然避去以待當此境界苦心欲嘔尙使本州代它處打造船隻耶又尙使代三州縣打造船隻

## 保德州志

卷十 藝文上

十三

耶則尙嵐與縣之自行補船蓋亦知勢必難行徒煩告擾也則曷行令興縣徵銀比照靜樂縣事例造船比照尙嵐州事例五年之補修既皆無改於舊規十年之打造何必再擬夫新法至靜樂之解銀代造則以相距頗遙覆車甚慘無復敢經以身名嘗試矣

### 軫恤荒邊議

一爲耗糧累民懇恩免作正糧事照得糧之鼠耗古今通例也米麥豆尤易蠹朽不獨鼠能耗之耳各營堡召買僅足一年之用多亦不過三五年是以不言鼠耗本州倉糧止於保德所及入衛支用陳陳相因多就紅腐其耗不知凡幾矣乃耗糧猶作正數毫不寬假贖徒追捕即鬻妻子蕩廬產莫控也始也已加耗糧於正糧之外既也又賠耗糧於正糧之中小民之正貢適啓倉役之厲階廣大之天下寧愛升斗之餘粒似宜遞減於歲君或盡蠲於夜鼠也懇將本州耗糧免作正數凡支領查盤止以正數造冊則不效尤聚劍上臣之許謀也不秦越蒼赤仁人之一體也姑不置耗

損於罔見罔聞哲人之神識也姑無論陰隲爲何如矣

一爲麥糶累民懇恩改令徵米事照得本州每年徵麥二百六十石零其來舊矣乃米豆俱有支領麥獨無之有積至十餘年不一出倉者自非三十八九年本州出陳易新三十九四十年申蒙戶部分司將麥與本州保德所准抗折色則麥有化爲塵土民有罪累無已耳有用之物不令佐國緩急則禁錮可惜設入財之孔不開出財之孔則經制未備即准本所折色亦戶部分司一時權宜之計非朝廷百年長久之規恐未幾寢而不行則麥仍積於無用也懇將本州本色麥改徵本色米與舊米一體支放况本州每年止徵米五百九十石零而本所每年支米六百餘石入衛兵馬每年支米二百餘石一年之入不敷一年之用今計倉米不出二年可令立盡將復煩召買矣曷若乘此有米之日將麥改米免致他日捉襟露肘之虞且足備曩年米貴之患也至倉中麥尙一千三百餘石非保德所一二年折色可支盡者更乞立爲定限將保德所上半年折色候本倉舊麥支盡方准給與折色銀兩則當此折色不

## 保德州志

### 卷十 藝文上

十四

敷徵解不前之日亦未必無小補矣

一爲災免未盡懇賜查豁事本州河濱地被萬曆二十六年河水衝沒六十八頃六十八畝迄今爲水所占遺糧八十一石有奇該本色麥米豆五十二石一斗八升五合零該折色銀三十三兩八分九釐零該站銀六兩二錢一分五釐該折色草銀十兩二錢四分七釐其本色麥米豆及折色銀已蒙憲批行司議將本色免徵將折色於本州儒學倉折色支剩銀內抵解矣惟是折色草銀十兩三錢四分七釐站銀六兩三錢一分五釐則本州未經議上司未及免誠缺典也每年向水衝人戶追納下之苦累除而未盡除上之恩施沛而未全沛催徵每費督責冊籍每多參錯有碍畫一之規亦非長久之策也且查學倉銀兩以人少缺多每年支領不盡如三十九年蒙提學道解往孟縣五十兩抵克常平穀價今尙餘銀一百兩零與其解而之他曷若用以豁民賠累與其積爲朽蠹曷若用以克國儲蓄爲此懇將本州學倉支剩銀兩抵解未免草站之數庶小民不納無地之草站而十餘年未竟之局一朝盡結詎

非不朽之功哉

一學宮久壞懇賜查修事照得本州學宮敝也極矣蓋敬其父則子悅祀孔父於明倫堂右腋何褻也尊其教則化行貯聖箴於明倫堂左腋何慢也姑無論湫底狹陋傾圯摧敗云云也產於茲宦於茲者得厠跡於門牆之內幸矣乃南面而血食可乎獻於斯享於斯者悉齋宿於殿廡之側禮也乃無所以致齋可乎體制多勝國之舊陋俗尙存因循昧昭代之規皇風未鬯且萬曆二十九年包城以士藪爲工廠寧但不議修復速之壞焉視文囿若仇家非惟不加意復作之崇焉藉口乏財數百載無先庚先甲之策駕言仍舊數十年無一木一石之加青毡布於閭閻若歸田又若市隱青衿揖於闈與學若遇卷又若造廬地在中華尙當與以善俗郡隣邊塞豈不用夏以變夷自三十九年以來雖春秋頗有駿奔之地朔望頗有升畫之區然大壞者尙未之理極敝者尙未之更也功縱不敢輟於中道用實未免苦於不足爲此懇乞另建啓聖祠使吾夫子脉脉先靈得所依棲而來格別創敬一亭使大聖人煌煌懿

保德州志

卷十 藝文上

十五

訓有所昭揭而日新從而增修齋舍使久無者不至於終無從而改正舛謬使久誤者不至於終誤是在一舉筆間耳倘蒙垂念特爲修舉則獨創千載之奇何樓煩之不爲鄒魯一新百年之舊何功德之不等河洛哉

設四鄉常平倉議

常平之制比社倉尤善近蒙布政司議發糴本銀三百兩於本州建設常平倉以利民甚盛典也第查原議設於城中止附近居民獲享其利耳若欲施及五七十里外則有不至者矣欲施及百十里外則尤有不至者矣蓋荒邊僻路高山深澗搬運不易且糶糴小民挾貲幾何乃爲升斗之微往返百十餘里哉緣是思以通其意而廣其制欲於四鄉人烟輳集有鋪或有寺去處量地遠近酌立常平倉四座每座貯本州數年內糶積餘穀九十五石四倉共穀三百八十石每年僉有德行有身家一人爲常平老人共老人四名免其本身差徭令每春穀貴時稟官照時估減一分糶出糶完則交其銀於官入秋穀賤時領銀照時估增一分糶入糶完則報其數於官看

守與糴則舊老人司之領銀與糴則新老人司之立案造冊則倉房書識司之稽出稽入則掌印官司之與布政司所設城中常平倉一體申報本院登入循環以防侵牟亦載入考成以防廢墜雖爲穀無幾後或有相繼而增者况積之數年日有長進則今日之數特其發端也但糴穀不許多至五斗七斗蓋有力者不難糴自城中也糴價不許增至二分三分蓋有穀者已省其運至城中也雖然尤有說焉春糴秋糴固一定之制因時宜民貴有變通之法若當春穀賤人無糴者亦將督令糴乎或質之糴本有虧則株守舊穀可不宜多一番勞擾也若當秋穀貴人無糴者遂將不令糴乎卽質之糴穀反少必博求新穀可不得少一番調度也如此則深山窮穀皆得享夫常平之利免於饑荒之患矣

請立各鄉社倉議

本州城內社倉穀已經申蒙允放矣乃距城遠者俱不願領問之則曰山高澗深搬運不易一領一納得不償失各鄉雖胡知州設有常平倉無奈原議止許減一分出

保德州志

卷十 藝文上

十六

糴貧民無銀何從沾恩當此青黃不接之時只是向富家稱貸卽加三加五斗小穀糶亦甘受之矣果如所言是社倉之爲法也舊穀既沒則民可不用銀而得穀而力田有賴新穀既升則民可不出家而完穀而近取有餘最便於貧民之無銀者第距城遠則不得其賜矣故古人設社倉於各鄉良有深心今欲使各鄉貧民與近城貧民一體得濟則莫如倣古法於四鄉大村量設社倉之爲便也爲此於本年春將糴積餘穀給領於鐵匠舖張家郭家二灘共穀五十三石立社倉一座於花園會裏山頭等村共穀五十石立社倉一座於尙家韓家寺合等塔共穀五十石立社倉一座卽於本村各僉坐老人一名司放司收免其見年力差自本年春季爲姑秋成亦照例加二交還貯本村老人窖內登入城中社倉循環簿一體例換以防侵廢其紙張造寫等項俱責之戶房管倉書識不許累及鄉民其城中社倉仍許各村每年與別村一體均領不得以另有社倉靳之庶深山窮黎亦得享夫社倉之利不至受勒富家矣



設立糧冊議

本州地糧原有州總都總甲總戶總難以意增亦難以意減者惟是糧無定冊冊無定在雖黃冊赤曆造送不缺然皆虛捏冒開槩寫一戶糧若干並不細開某某糧若干加以私收暗過無一字到官且每年臨倉俱落收頭手中再無片紙隻字可爲定案豪惡藉以漏網奸猾緣以詭計蠢蠢小民安從與辯哉自本州履任後將地糧逐名細開仍每名給由帖一張務與臨倉相合小民始曉然知糧多寡有地已賣而糧未過者有雖過而不盡過者有此戶糧已收而彼戶未開者有彼戶糧已開而此戶未收者有開已明而飛洒無踪者有收已明而詭寄傍人者逐一查出但不乘此時定規日後必將復蹈前轍本州詎肯營之數年未幾廢之因督令各都書手領紙印冊將清過糧冊一樣謄造二本架閣收一本堂右厨貯一本務使戶人糧與戶總相合各戶糧與甲總相合各甲糧與都總相合設架閣書辦司開收管冊厨而握其厨鑰於官令下年開者收者皆以此冊爲根本凡赤曆黃冊俱與此冊無異十年一換

保德州志

卷十 藝文上

十七

仍貯厨中雖敝難盡絕而大甚或可去矣

請免增鹽稅議

大水口鹽票壅積日久有虧國課頻切當事之憂一朝帶散各處則衆擎易舉誠可謂通變良法矣顧本州民止五里房無一吏兩寇環伺一城孤立特有州之名耳原設有鹽票四百張每年納稅二十四兩萬曆二十八年增票二百張增稅一十二兩三十年又增鹽票二百張又增稅銀一十二兩黃臺之瓜再摘三摘矣若復加票有抱蔓興嗟焉耳况稽之鹽法本州亦有宜憫而不宜增者蓋號曰鹽商必家有餘貲者也尙每苦於還場銀於發運尙每廛上人之軫恤茲荒邊窮民有何貲本乃使領票販鹽賣鹽納稅與商人之還場等也本州距山陰往返十二三日經由邊外須求大水口掛號而後抵州與商人之發運等也凡商人之所不能兼者窮民乃饒爲之耶平潞之民止於販鹽繳票並不納分毫稅銀太汾之民止於賣鹽納稅未嘗遠赴鹽池本州遠赴山陰如平潞之民止於繳票可也以山陰非無票無稅之鹽也奈何

又令如太汾之民照票納稅也腹裏之所不能兼者邊民乃饒爲之耶此猶就西路槩言之也若與中路各處較亦有宜憫而不宜增者遠如忻州姑無論至靜樂縣原未設有鹽票亦未增有鹽票止於陽防等口領票販鹽繳票納稅不知何如省便又無他患害焉西路視之奚如天上人間而奈何不以待靜樂者待之也中路營堡基列星布民人蜂屯蟻聚亦不知設有鹽票否亦不知鹽票有一增再增否如西路各營堡每年設有城堡廳收貯鹽票若干又沒有紅門市口關河口鹽稅若干近亦有壅積不行者亦曾請散之中路各州縣否止借口魯鹽便欲加以無干之鹽票一千五百張夫三尺森嚴誰敢屑越試觀私販屢報捕役頻究毫不假借則魯鹽豈公行而無忌者又試觀山陰縣駝鹽大水口掛號絡繹不絕則官鹽豈有壅而不行者不知河南隣淮鹽漢中隣川鹽平鳳隣花馬池鹽亦止嚴爲之禁耶亦即從而增票增稅耶方今天下一家共守一法似不宜有異同也即大水口積票關係國課亦止宜散於未有鹽票之營堡不宜加於已有鹽票之州縣蓋各營堡耕耘遍野商賈彌市

## 保德州志

卷十 藝文上

十八

豈皆列行伍者乃許皆食無票無稅之鹽也彼派出天潢者尙請鹽而食何中路各營堡獨爲不然也亦止宜增於民多票少之州縣不宜增於民少票多之州縣止宜增於未經增票之州縣不宜增於已增再增之州縣蓋河曲縣管七里止額設鹽票四百張興縣管九里止額設鹽票五百五十張以視五里之保德每年領票八百張果誰多誰少誰宜增誰不宜增也至岢嵐及嵐縣則又大於河曲與縣者又何不談及也且官有文武也人有軍民也昔年鹽票之設原有本旨未可弛担於已嫁禍於人也民有衆寡也票有增減也今日鹽票之散宜有徵權未可彼則漏網此則層累也懇乞垂憐窮微彈丸俯賜斟酌或將大水口積票量中路各營堡大小而輕重布之竊恐數年積票尙未足用也或量西路五州縣大小而多寡給之於已增再增者時從寬貸則事體平而人心服票不壅而課不虧寧獨窮民世世戴德不至迯移即待罪地方者亦獲追於罪戾矣舍此不務而槩焉取諸彼以與此則偏肥偏瘠一甘一苦如仁人之一體何至掛號之勒索係西路公患山陰縣鹽價之騰踊因年來雨

多以視一處欲加粟一千五百張其害猶小姑不敢置喙也

請蠲所徭多編銀兩議

保德所原額正千戶二員副千戶二員百戶十員鎮撫二員其舍餘頗衆原額旗軍共一千一百九十一名其軍餘亦自不少合舍餘軍餘共額定徭銀二百八十五兩三錢每年辦納亦不稱累嗣後正千戶錢浩則改老營所矣副千戶戴冕則改陝西鎮羗矣百戶孫吳則改老營矣萬寧則改偏頭矣石琰周弼則故絕矣其舍餘亦隨而減徭額則未嘗因而少減也佈種屯軍逃迴原籍一百四名不可復請改撥偏頭一百五十四名改撥龍門二十六名改撥寧武一名故絕五百五十五名止存見在旗軍三百一十六名其軍餘能有幾乃能納辦原數徭銀哉且屯地設在忻州往返千餘里保德並無寸產有何生計可以存活是以河西各堡三關各城皆其逃生之處誰爲辦此惟正之供間有一二在所者垂髻已皆登籍垂白不得息肩雖嘔心控訴誰與信之承委審編者又拘於舊額不敢少蠲毫毛以紊成規所人之逃亡日衆

保德州志

卷十 藝文上

十九

正坐是也且可苦以不用之銀困以無益之額乎如每年總府紙價銀六兩遇閏加銀五錢副府紙價銀八兩七錢五分五釐二毫遇閏加銀一兩四錢二分都司心紅銀一兩八分八毫遇閏加銀九分一釐二毫本所吏目柴薪銀二十四兩遇閏加銀二兩皆定額也乃無閏之年亦徵以上閏銀共四兩七錢四分八毫何爲乎歲貢每名盤費銀二十兩此定額也乃無貢之年亦徵銀何爲乎所中並無一囚自來不造審錄文冊額設每年造囚冊銀七錢何爲乎霜降祭旗一豬一羊燭四枝紙馬一分費銀二兩足矣每年額設銀五兩何爲乎雖餘銀貯庫固非可私可侵之物而額設不經如最苦最困之所人何倘將無閏及多設之數共銀二十八兩三錢二分九釐六毫免徵定爲成規庶寬一分所人受一分之賜况與有用定額寔分毫無損則更張亦不害其爲因仍也

請設囚糧議

強盜劫財本王法所不容者然議獄緩死則法中有仁寓焉囚糧之設正爲緩死計

也有一囚即與一糧不問其爲人命爲強盜亦不問其有供給無供給一槩不與又疑於太刻知其必死而坐視其死此心所不忍也是以將本州登報贖穀分別等第給之如係人命每月給穀三斗係強盜別州縣人則給穀二斗係本州人則給穀一斗五升蓋終歸於死一成之案不可易也不至遽死法中之仁不敢必也倘俯賜允行則罪在不赦者安心園土坐待天命之自盡稍有供給者安享所有不虞隣囚之分爭庶幾其緩死遺意哉至雖係山西人而有妻有子及本州人之有供給者俱不敢妄爲干澤也

### 修九寨議

本州逼河而城一河之外即府谷縣地而東西南三面則山高澗深距城動稱一日兩日一旦有警非可望城蟻附者九寨之設良爲保民安疆至計乃百餘年未嘗一修互市後尤未嘗掛於口而經於心傾圯頽廢殊不足恃年來又日不暇給雖晨夕憂思竟無所措蓋以九寨原係官爲修築者每寨可容三五百人非一二家一二村

## 保德州志

### 卷十 藝文上

二十

可專者大墻女墻寨門墻基爲工頗大非數十人數十日可畢者將責之民與則辦糧辦草已無寧日乃併其農工妨之乎且蠢蠢原無遠慮孱孱又無餘力一旦迫令修寨必將鳥驚而獸駭矣將責之官歟則民壯已解赴修邊所軍已供修城及軍火器械等役乃能空手課成功乎況州有州務所有所務無一不藉人力誠有難爲那移別用者遵照明文計議請詳乞賜酌行或以修堡勝於修邊也而量撥修邊軍壯計日責成此一策也或以本州人宜修本州寨堡也而止將本州修邊民壯撥回本州領其應得工食供役即有不足容本州再爲權宜請命又一策也或准令量工估計俟來年留所軍及民壯興修又一策也第聞邊寇儲豆養馬似有他志倘今冬冰合入犯各鄉生靈必難免於鋒鏑之慘矣不棄險棄民乎抱陰雨之思切綢繆之計誠不敢襲故套就歲月姑徐徐議之以幸一朝謝去致坐失天時以悞國家保民安疆至計也

### 加添養廉倉本穀議

本州生員百十餘人本銀止四十一兩一錢六分每年加二行息得利無幾值年豐銀肯積銀固便歲荒穀貴則積穀又便養廉倉止於積銀在豐年固利矣倘遇荒歲彼無營書生安所得穀而買之即分有利銀亦將賤擲富室以救旦夕之急耳爲此將三年內積有餘穀五十石擬合具申添入養廉倉內與前銀相兼出放以本年春爲始俟秋成亦加二交還下年春亦銀穀兼放秋亦銀穀兼收銀則庫吏經手穀則倉斗經手而總其事於禮房每年終亦奉學道行文本府查明轉報本院遇荒亦候本府申詳學道轉詳本院批行給散庶士子利於豐年亦利於荒歲添之今日者亦不至廢之他日矣

### 創設學田議

學田之設無處無之獨本州設在荒邊從來未有學田誠缺典也時當豐稔青衿豈鮮饑寒歲值凶荒饑序尤多啼號周貧盛事有司或苦煩煩告賑俗情學規又難踰越居恆坐視分已不安穀貴傍觀心尤不忍爲此除助婚助喪助貧不時舉行外仍

## 保德州志

### 卷十 藝文上

二十一

創置學田二區一則買陳乾陳自登王旌濟道溝地也共價銀三十四兩七錢每年除完糧外共得租穀九石八斗一則買賈名都賈名布賈名司賈名正西庄地也共價銀二十三兩三錢每年除完糧外共得租穀六石又查出空閑官地二塊佃與民王之俊郭化民耕種每年得租穀四斗四起每年共得租穀一十六石二斗業已給帖召佃見之施行但恐日久湮沒懇乞俯賜轉達垂爲永久之規庶豪強者不得兼併即不肖者亦不得侵牟矣

### 請設義勇官兵議

州城設在河濱隔河即府谷縣奸民易爲逃匿且東南抵岢嵐州一百八十里西南抵興縣一百八十里東北抵河曲縣六十里路在山澗人烟稀少巡緝爲難加以饑饉相仍盜賊大熾遠者姑無論目近九月十八日宋同知發家眷行至保德河曲交界豬槽窰被賊二十餘人各執刀箭打劫行李又被賊將庫內官銀三百餘兩盜出無人知覺至龔同知與宋同知交代間始知庫銀被盜宋同知當賠銀三百兩九錢

庫吏賂銀四十兩至十一月初九日本州胡知州赴任將至官地坪隨有人報榆次布客九人回家見被十賊圍射打劫行李胡知州聞知即率皂快向前到彼見羣賊已登高巒天晚追之不及遂逸入岢嵐山去訖胡知州到任後細詢士民咸謂盜賊橫行不止官地坪豬槽窰兩路爲然也城關遊手甚多每每失事本州往興縣一路係商賈通行大道今盜賊爲梗非三五十人不敢行則衙中城中蓋無處無盜也除行文保德所揀練壯軍聽候操演外擬將岢嵐河曲二路各設義勇官一員各以勇士二十人屬之往興縣一路設義勇官三員各與勇士二十人令其各備器械各巡一路但有盜賊許彼緝进到官如畏縮坐視或生事害人則置之於法不貸義勇官擇有身家有德行者爲之仍與所選勇士一體給帖免差有功之日申給完帶迎賞以示旌異胡知州親詣各路審擇人皆樂從如此則各有信地責既難諉而以本路人巡緝本路盜賊又無煩嚮導無煩調撥且止於免其本身差役不須議兵議餉况人習爲戰久之可以壯國威而寒虜膽計無便於此者

## 保德州志

### 卷十 藝文上

二十二

爲懇移兵將以救殘黎以存重地事

王邵

本州設在荒徼地陘丁稀東西逼臨鹵穴驂馬可至與府谷河曲接壤酷遭七載焚殺田野爲墟見丁二千皆以兵火餘身辦輸積逋惟望外販粟米苟延喘息去秋今夏鹵騎至境城危累卵見今寇孽數枝據山阻路糧粒梗絕城中食盡人心洶洶若不亟圖長計孤城旦夕隲危當此四盡之時委乏萬全之畫惟見岢嵐州設腹裏除衛所守禦額兵外復新添遊擊一員健兵千人以資戰守綽乎有餘此外尙有守備一員額兵七百在岢嵐駢枝無用在保德鄰照莫分但一轉移事便功鉅其買馬公署等項不免另議取資則有本州每冬撥來防河軍代州八角利民七百餘名每年支行糧七百餘兩虛糜無益主兵旣設防軍可裁即以行糧克公費足壯騰驥官不加廩兵不議餉酌衷益於一時猶變通之永利兩地均安全省屏翰端惟此舉是憑某等身罹湯火命等蜉蝣聚族措審計無出此爲此匍匐懇大恩老公祖軫念一州孤懸全晉安危繫大特允詳查題請改設庶子遺可存巖疆可守靖亂救民均有

厚幸

條陳平糶救荒議

鴈平道張

切照晉省大同三關太原西七處州縣地瘠民貧向來年豐穀賤尙多多月無衣朝不謀夕之家其所賴以存活者良以斗米七八十文以市斗計之一口只須三四合價不過二三文便足一人一日之需矣今值夏旱秋災絡繹控告幸蒙憲臺倡率賑濟題疏請蠲俾闔屬垂斃之民沾恩有賴暫免流亡然捐賑之舉豈能常繼卽所領捐賑銀亦旋即用去又豈能常給口食哉現今各州邑市中斗米貴至三百或三百二三十文不等自四月盡至七月終爲始不過百日市價頓長至此從此八月以往屈指來歲夏熟時尙有十餘月之久其珠桂之狀更不知又何若也本道於仁州一郡六月盡間卽行平糶之法因此米價不致大昇但本道區區非奉憲行僅能行於一區不能行之於各屬爲此冒昧備將管見開列於左瀝懇憲臺裁酌去取一牙行碾販之宜禁飭也牙行碾販所買之米俱係富戶去歲堆積之穀去歲至臘

保德州志

卷十 藝文上

二十三

月每米一石價值不過六七錢八九錢不等若輩因偶逢夏秋兩災之時故意窖積不賣高擡時值希圖射利以遂貪心如不力行懲儆則富者益富饑者益饑矣故須嚴行禁飭牙販限以每石二兩在積粟之家計其原值業已子母三倍似非強其所難若此則市價不敢私增貧民不至重困矣 一官買官賣可力行也州縣衛所等官須訪有米之家親詣其門婉諭以大義限以二兩之值買其十分之三卽刻遴選公平耆老清慎能員擇一公所照依原值官賣家有三四口者賣以市升一升十數口者賣以市升二升定以三升五升爲止勿令多買恐小販之徒有收買之弊耳如富戶之米不可多得則並買新穀以濟之倘能各屬皆然米不能遠去其價自平矣若本道現今所行則係二兩收糶一兩八兩出糶州縣等官窮苦無力斷難執此爲例但須實心力行不過借湊百金卽將今日所得之值旋發明日買米之資週轉不已爲費無多足令資釜銷爍之窮民餬口度日此真不費之惠也亟宜飭行 一倉儲陳粟之可借賣也凡各州縣衛所倉內查有有餘之粟比照市值少減一二錢該

管官暫借出糶報明賣米若干得銀若干至來歲夏秋成熟收買還倉若值豐稔之年粟價必賤以凶歲所賣之銀買將來有秋之米定有盈餘其多餘糧石至期報數貯倉爲冬月賑粥之需更爲利便即或稍有不足諒亦無多臨時捐補亦易易耳一米價之不拘執也將來九月間新穀既升至期價值稍平亦未可知倘市價與官價相等則官價又宜照市價略減一二錢遞減至每石一兩三四錢則平糶之法可止也 抑本道更有請者賑粥之行向雖奉有憲檄然州縣衛所各官遵奉實行者固有其人而虛應故事者亦復不少當此民命堪憂之際急宜嚴行申飭凡有地方之責者倡先捐資易米再行婉詞勸募無論鄉紳士庶情愿義助者給以旌獎多方設處實心舉行定於九月十五日爲始在於本處或城內或廂坊置立粥廠量其地方之大小人民之多寡或三處五處務須遴選勤慎人役經理其事或本官或佐二衙官不時巡視務令饑民盡沾實惠勿使一人向隅至來歲三月中天煖農忙之時方可停止如此數月之久始能保全饑民皆有存活之望若旋賑旋止終不免於溝

## 保德州志

卷十 藝文上

二十四

壑猶之乎未賑也如果藹言可採伏乞憲臺迅賜通行頒令報荒州縣衛所目下宜急行平糶之法一至秋冬之交即早爲賑粥之舉庶饑寒者可望生全流亡者可免他徙將見數百萬生靈俱賴憲臺仁慈起白骨而肉之矣

### 條陳塘站議

查得保德一隅地臨黃河額設渡口係晉省極邊之區東達神京西逼秦陲榆林寧夏甘肅沿邊一帶重鎮案查設州以來向無驛站止額設里馬十八匹往來傳命暨康熙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 旨裁扣充餉後康熙三十六年 聖駕西幸邊庭特設塘馬於東關安一正點撥馬三十四匹念塢村安一腰站撥馬二十四匹調省南平陽潞太等府各州縣協濟應差半載一換自各驛來站計程至七八百里或千里外者不等每至六月十二月預期調撥在各州縣雖遵例撥發兩馬一夫而程途寫遠山路崎嶇初到站時則馬已受奔馳之勞均屬疲瘦易於倒斃此勢所必至即馬夫資帶工料喂養伺候而銀錢入手只圖花費任意尅減在塘站之地方官雖按月



查驗馬匹之肥瘠可得而稽消耗之多寡莫得而考也且馬夫輩最屬刁玩視塘站之官究非本管不加約束則易於生事一加責懲則藏怨宿恨妄以謾非之詞回訴其主或有悞聽而至同寅生嫌者種種弊竇莫可殫述至於馳送本章飛報急差雖騎站馬而傳送之人又責之州縣差役而不在馬夫稍有遲悞處分自屬有站之地方官及山徑陡峻兼以時值寒燠騎馬偶有躓蹶而馬夫羣得藉口推諉是各處之驛遞均歸畫一而此地之塘站並無專責再者大差猝至有騎馬百餘匹至七八十匹者原協馬匹自不敷馳騁雖舊例移調司嵐靜樂等處而應馬不過三四匹且往返數百里調馬未及而大差已到惟着地方官星夜顧覓供應一有缺乏便加譴責在大部止知有協站夫馬而地方官賠累之苦又何計耶是協濟之舉非惟撥馬者鞭長不及其苦莫訴而地方之有塘站者終年賠累究亦難支克昌再四籌畫莫若將原撥各驛夫馬並工料銀兩着落塘站州縣就近支領喂養在協濟之州縣可省他出遠涉之勞錢糧消耗之弊所有工料銀兩仍照原額款項或赴上請領或本地

保德州志

卷十 藝文上

二十五

支銷在夫馬原無增減而驛站實有專責不過一轉移間而數善備矣

傳

明高孝子傳

見舉人李晉元

孝子姓高氏名翀宣化里人耀州守益之後父配陽蚤喪遺孝子及弟騰俱齟齬母劉氏撫育成立孝子竭力業圃供菽水真愛懇至戀戀如嬰兒萬曆十三年五月劉疾篤湯餌不下咽者數日孝子年幾冠廷醫禱神竟不一効思古有割股愈親者曰吾以母氏遺體還以治母氏庶其有瘳乎如云不敢毀傷則彼爲子死孝又何說也遂齋沐齋天避暗室操刀割左臂肉一臠游刃不斷以口齧之乃始脫約寬三寸厚一寸長五寸膚不甚痛血不大出儼有神助孝子躬烹以進曰適得鹿脯母試嘗之母啖之下胃隨飲湯粥漸底康愉鄉人聞之官時太守楊公從書廉其狀真念其幼而知孝孝且稱難因轉之臺省懸扁以旌之嗚呼孝者人之心也親罹危篤苟不至於汨沒其心孰不思所以安全之未有求其計不得而奮不顧身以療之者也當時

雖母之食不知味而天心已鑒其誠矣母之愈也豈偶乎哉說者曰是孝也不可以訓余以孝如高子非不能辦於孝而不知割肱之非中也良以真愛素篤於衷他非所計耳故傳之以彰其美云

明太史王二彌先生傳

京衛武王 岱潭洲 學教授 人

太原王二彌先生諱邵字炳黎周靈王太子晉之後漢以後其族系不及考而明則世有隱德自學博公奇郡司馬公鼎至耆賓公起其時僑寓陝之孤山於瓜圃遇異人曰汝後嗣有如是瓜俄而不見識者知爲後昌之徵乃生瑞廷公所用以明經起家宰蜀仁懷瑞廷有文名博涉羣書尤究心理學子弟負笈受業者數千里不絕多致通顯當宰仁懷時值僻險荒陬兼兵燹殘黜公撫綏教養有文翁之化懷民德之來歌去頌不置端廷生三子二彌先生其長也先生夙秉善根淵源孝友家學旣勤天質更敏齒能文年十三受知文太青拔冠童子試十六食廩餼試輒前茅辛酉登恩選遂魁鄉試先生諸生時即丁盛孺人之艱舉孝廉又值瑞廷公之變皆哀毀

保德州志

卷十 藝文上

二十六

骨立憾深風木念灰進取淹留十載至辛未春官始成進士與楊機部廷麟同出倪文正元璐之門並選庶常與黃石齋文鐵庵王覺斯輩友善日以名節相砥礪兼留心古學時學者當弇州竟陵角競之交出奴入主聲吠失實先生獨自立位置蘊藉經史取裁古人發爲文章伐毛洗髓陳言務去以天下爲己任孝廉時值保德寇亂糾里人團練捍禦通籍後愈抱宗社隱憂生民疾思得當以報君父而熹懷之際外苦寇賊有立黃之戰內苦門戶有水火之爭主憂而臣不寧政繁而世不治爲有識者痛心先生獨立不懼進退以禮務期盡瘁竭力前後拜疏數千言長歎慟哭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及奉使代藩道經梓里復值寇臨仍率父老子弟荷戈執銳日夜固圍寇因尋退而秦警震鄰請兵募餉寇不敢入復備陳防守救災蠲恤諸利弊入告時烈皇帝志在滅寇撫髀思賢只閣臣以下廿一人先生官起居注經筵展書得與其數即口疏用人要務謂用人必先得用人之人則一時君子連類而進破門戶破資格毋使人才摧抑求老成開自新毋使小過屏棄慎撫按監司守令之選而後

大法小廉悉民困兵匱國耗之情而後外寧內治滌軍餉鹽政錢法之弊而後國裕家給因言晉撫吳牲撫民禦寇方略上爲霽顏旋擢吳牲樞二及先生再使代儲猶復理召對前說申奏至再暨疏所過郡縣寇氛災傷情形上爲動色屢賜溫慰思所以大用而部黨覺起正人並退先生亦以疾告矣迨回籍後猶時時與地方大吏議戰守與梓里救瘡痍爲太行孟門保障至奏未以司業召先生而先生不赴未幾竟以憂勞國事至疾以卒誰謂先生見幾求退爲自全計乎先生家世理學於忠孝大節信真守定不容毫髮或爽至於急難賑饑施棺澤枯建橋普濟種種不能悉舉先生分校禮闈得二十人皆知名士已卯主楚試入穀者九十六人其四十八人副焉中多志節之士不獨以文章稱楚材也如陳文節純德楊中丞文薦竟以身殉國難先生之得人可知矣岱與叔長廕暨兄士乾世顯皆已卯所拔士會以甲乙之變流離播遷遂至淪落無以副其知遇方熒熒在疚戊午先生仲子宗本始以遺稿見示岱讀竟高文典册居然賈陸韓蘇再出不覺感歎留連至於出涕有師如此四十年

## 保定州志

卷十 藝文上

二十七

尙不知其文章之博奧豈復可比於人數哉典型在望百世猶師矧身出其門墻者乎於是因爲點定詩文共得十卷劄劄行世以俟世之尙論者焉

### 明都督姜公傳

王源

姜都督名名武字我揚保定州人幼習儒父老貧乃就武以天啓壬戌武進士授大同威遠城守備遷大水峪游擊將軍築松杏兩城績曰著晉都督僉事宣府西城路叅將禽斬大盜王科調右衛路左叅將蒙右有就撫者總監欲殺以邀功都督持不可閹怒劾之總制楊公嗣昌力辨其誣閹乃發司禮問遣而都督晉通鎮副總兵尋爲保定總督楊公文岳中軍都督面銳貌豐偉騎射膂力絕人慷慨忠義自許時中原盜益橫聞警輒歛歔憤發頓足起指天誓死殺賊崇禎十四年賊兩攻開封不克十五年春復合兵百萬圍之連營百餘里爲久駐必取之計朝廷大恐左良玉素爲賊憚而驕蹇不用命尙書侯恂良玉故主也時繫獄乃出恂於獄督師河上檄良玉良玉乃至先是保定楊公亦會援開封都督留守會寧夏帥缺兵部尙書陳新甲密

使所親謂都督曰予我五千金總戎可得也都督峻拒之遂檄隨進勦當是時諸鎮兵壁朱仙鎮者十七萬良玉獨強而心持兩端不肯一當賊忽夜半放兵大譟謀諸營諸營驚亂疑賊至自相擊乃乘間掠馬騾器械而去於是諸營悉潰而都督獨堅壁不動平明賊大至率麾下力戰與健兒姜業隆耿道明大呼躍馬格殺數十百人身被十餘創至柳樹坡被執與業隆等罵賊鬻磔而死數月開封援絕決河水灌賊賊覺因灌城城沒冬楊公兵敗汝寧亦罵賊死初武進士例不傳臚辛未上命以會試中式前三十卷進自拔一甲三人餘爲二甲賜會武晏於中軍都督府首輔主之狀元王來聘京師人慨然泣下曰上重武若此欲武臣効命疆場也苟不誓死殺賊何以報上恩既而果戰死甄奇傑保定督標副將亦剿賊河南戰死俱褒三等廕錦衣衛百戶世襲都督死楊公着其故衣痛哭累日夜上疏請卹而其子宗呂亦以來聘奇傑例陳請部候賄不至僅贈右都督廕外衛總旗及宗呂再疏得如例上請而命未下國亡宗呂哭曰吾父捐軀殉國復何恨但赫赫大明卒以賄覆國之不幸人

## 保德州志

### 卷十 藝文上

二十八

乎何尤蓋當日非賄不行往往如此也宗呂順治己亥進士筮仕滌縣知縣未之官而卒子櫛康熙乙丑進士以文學知名於時

王源曰都督之死烈矣獨惜周王得士民死力賊屢却去假令良玉偕諸將堅壁與城中犄角則開封不可圍賊氣沮勢屈然後與孫公傳廷東西合勢乘其弊安見中原事竟無可爲乎乃左兵一潰請營瓦解中原陸沈而宗裾隨之或猶諱其夜潰不錄而飾爲擊賊虛詞亦獨何歟

### 明忠義合傳

萬斯同

姜名武字我揚保德州人中天啓二年武會試授大同威遠衛守備崇禎初遷大水峪遊擊築杏山城有功遷宣府西城參將擊斬大盜王科移守宣府右衛會張家口互市名武勒兵巡緝訖市無譁蒙古部落有乞撫者監視中官欲殺以邀功名武持不可中官怒劾之總督楊嗣昌力白其誣獲免尋擢通州副總兵值邊警提兵防護諸陵有功以故官典保定總督楊文岳中軍兼忠勇營團練事十五年李自成圍開

封急名武從文岳往援時諸軍壁朱仙鎮者十餘萬左良玉最强一夕其軍大譟突諸營諸營驚潰良王軍乘亂掠其馬羸以去於是諸營悉奔獨名武一軍堅壁不動侵晨賊大至督麾下血戰殺數百人力竭被執大罵爲賊磔死其子請卹樞曹俟賄不至贈特進榮祿大夫右都督而斬其廕止予外衛世襲總旗其子援王來聘甄奇傑例再請於朝乃議贈特進光祿大夫左都督世廕錦衣衛百戶疏上踰月而都城陷不果行來聘京師人崇禎四年中武會試時帝銳意重武舉子力舉百斤大刀者止來聘及徐彥琦二人而彥琦不獲與帝謂考官有意抑之并監試御史二人下之獄又以兵部驗試不稱旨司官二十二人悉加貶黜而遣詞官倪元璐等覆閱取百人因命視文榜例分三甲傳臚錫宴以前三十卷進呈欽定一甲三人而來聘居首卽授副總兵武榜之有狀元自來聘始也來聘既拜命泣然流涕曰上重武如此欲吾儕効命疆場耳苟不捐軀殺賊何以報上恩明年孔有德據登州叛官軍攻之久不下又明年二月穴城置火藥轟之城壞將上躍入輒爲賊擊退來聘復超躍先登

## 保德州志

卷十 藝文上

二十九

中傷而死天子惜之贈廕有加寄傑亦官總兵隸楊文岳麾下從擊賊河南戰死有鄧祖禹者蘄水人性任俠家蕩盡乃習騎射舉萬曆四十七年武會試授潯陽守備遇敵中矢死夜半復甦因創甚告歸崇禎初起宣府遊擊入衛京師會申甫全軍潰沒祖禹兵遇於蘆溝橋殊死力戰獲全擢涿州叅將疏請召對不許則入京上書班行中聲稍厲爲御史所糾下獄然帝頗採用其言久之赦出爲辰沅叅將擒苗酋飛天王張五保斬首千五百級夷其巢擢副總兵轄德安黃州二府流寇黜其鄉縣率家丁及民兵夜至土壁山攻之斬首百餘級獲馬九十七匹并其輜重皆私焉有欲發其事者祖禹追而繫之當事將聞於朝請剿寇自贖乃令援應城所部止七百人至則不見一賊甫入城四面掩至圍之數重祖禹突圍出保西城外賊復圍之力戰軍敗被執賊說降怒罵不屈賊言之再三復罵曰若此須換却心肝賊笑曰換之亦不難遂割心肝而死

學博文宇馬先生傳

殷夢高

先生姓馬氏諱志字人傑別號文宇世爲山西保德州人始祖驥明宣德間仕至南京南城兵馬使指揮六世祖大吉鄉飲賓高祖銳鹽運司大使曾祖廷瑩明隆慶間貢歷任晉府教授祖化龍有孝行髫髻時即知定省稍長篤於色養親歿盡哀盡禮世所稱馬孝子者是也亦以貢歷耀州學正父上覲郡增生母曰康氏生二子先生其季焉先生生而聰穎八歲就傅塾師口授即能默識惟尤竭謹不好弄每塾中羣兒相聚嬉戲先生獨莊誦不輟既爲制義弗屑屑章句唯以發揮理解印證冥悟爲主弱冠遊庠試輒高等學使者每以遠大期之屢入棘闈不售郡中人知與不知無不以數奇爲先生惜而先生處之恬如也初先生食餼垂三十年舊制郡縣貢士州學四年當三貢國初草創軍旅頻興未嘗廢及先生將出貢上初御極秉臣以經費不足遂停舊制郡中人益爲先生嘆曰以先生才學不得撥巍科登臚仕至區區明經尙困阨如此乎先生聞而非之謂士君子立身行已自有不朽事業遇小得失何介意爲至康熙九年上親政事凡國家大典盡復遵世祖章皇帝成憲有司

## 保德州志

### 卷十 藝文上

三十

始以先生名貢入太學郡中人皆賀先生先生亦不爲喜貢後數年謁選得平陽府太平縣訓先生不以官卑曹冷或致闔茸盡心教育經其指授者行文皆有法度而親近薰炙士習尤丕變諸弟子中心誠服冀長得先生爲之師顧先生澹於仕進三載告歸一時士子攀留不得至於垂涕旣歸林下優遊杖履不復以世事經心言論丰采卓然堪爲鄉邦之望郡有司亟欲以先生楷模後進遂力致先生於賓席一郡稱得人焉先生生平人品學問高出流俗而渾厚不露蓋得春夏之氣居多者故其享年獨永至八十有六倘夫子所云仁壽者非耶厥後子孫繁衍悉能以詩書世其家其曾孫雲卿近與余交余因略悉先生梗概因爲文以傳之

殷夢高曰陶靖節稱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今世學者一不得志輒怨天尤人若蹙然不能以終日一旦遇小功小名沾沾自喜惟恐失之蓋天下往往多鄙夫矣先生高才博學久困諸生未嘗一有憫嘿之色及乎筮仕本幾倏焉高蹈知止知足古人所難而先生行之其清標亮節真超然世外者歟余嘗聞先生祖

孝子齒德兼備不慕榮利有古高士風今先生居家及鄉與夫進退出處大概彷彿孝子而其式型邦國壽躋耄耄亦與孝子同詩曰繩其祖武又曰似續妣祖先生有焉

王節母傳

傳 眉 太原人

節孝王母者保德王生恆之母也其先潁川人有爲張士誠將者遷之保德因家焉爲州甲族數傳而至文學士鼎是生節母母張有賢德教母閨範女紅及中饋事未嘗稍爲母憂太史公聞其賢遂爲其子太學公委禽年十四歸太學公事舅姑皆如其母所教者身操井臼不怠性簡重寡言笑不喜華飾然亦不米鹽苛細以故得妯娌懼下逮婢僕無間言年二十六而太學公得異夢早逝生始六歲母抱生伏棺上號慟欲絕其舅姑忍痛哀咽撫慰之曰吾孫幼無婦是無吾孫無吾孫是亡吾子以及於吾兩老人婦勉爲我飲食母曰未亡人不敢死也不敢以幼孫遺舅姑憂不敢以遺孤爲地下夫子憂未亡人不敢死也乃強起如舅姑命無何太史公以 國事

保德州志

卷十 藝文上

三十一

憂悴卒母於倉卒中竭力輔姑葬之祭之闔賊僞令捐餉母哀所有簪珥輸之雲中之變城亦下捐餉令母復以數年經營者輸之於其姑之卒也母督生葬之祭之一如太史公禮憂勞忍讓歷四十三年而王生得以成人年六十九而卒卒之時謂生曰吾今不負汝大父母及汝父矣

野史氏傳眉曰王生之言曰當戊申 詔旌天下貞節生意欲及母母詰之生以實對母曰旌者未必節節者不求旌慎勿妄冀反增我一番不快王生又言曰當其分爨時僅小米二石黑豆三斗菽粃四升晉人謂菽麥之米爲粃也甚矣哉復言瓶甕弗備支釜矣無挹水具向舊僕借之僅得如拳小瓢也當是時生泣母不泣且曰好兒不食分時飯王生言之至今猶泣也甚矣哉居室而能貧貧而讓居室而能苦苦而忍晦不求旌旌亦不及遠邇相傳曰婦之節者有矣未見如王母之節者孝者有矣未見如王母之節且孝者私諡之爲節孝王母云

外祖母楊氏苦節傳

白君琳

楊氏者琳之外祖母也生於明萬曆辛卯卒於康熙甲寅生若干年而嫁嫁若干年而孀孀而守節五十餘年而卒葬康家塔老墳之阡壽八十六距今甲申又越三十春秋矣外孫君琳始爲豎石於其墓以表之而爲之傳外祖母無嗣嗣罹兵禍養於吾家葬於吾家苦節如外祖母而不傳誰爲節者傳之雖私亦公也外祖母楊姓歸外祖康公諱爾知宣化里之巨族也生男舅三人女姨母及吾母二人而外祖歿外祖母哭之哀毀不欲生先是外祖母以德望稱嘖笑不苟里人罕得窺其面而諳練精敏善持家及寡里中望族爭欲得賢能婦媒氏往來如織始來外祖母絕之再至則大詬厲又至則曰我之未即死者徒以吾子幼耳苟亂吾意一碗杏仁湯畢吾事矣其後媒不復至然外祖母故未孀時見他人之改節者輒曰齷齪齷齪其貞烈蓋得之性生云性嚴峻教諸舅不少縱長皆爲之室媳亦兢兢畏憚嫁姨母於高而以先妣歸先考時先考窶甚嘗當壚襤褸而夜竊誦讀外祖母曰秀才肯讀書何憂貧乎會國變諸舅後先死於兵外祖母慟曰天奪我嗣不能奪我志也守益堅然已

## 保德州志

### 卷十 藝文上

三十二

覆巢毀卵無一枝之可棲矣依姨母及吾家而吾兩家故皆窶數米而食浣紉而衣雖饑之啼寒之號弗悔也愛外孫男女及琳子女皆如已出庚子辛丑間先考佐縣於梁谿佐郡於鄴而後外祖母始稍稍食果腹衣蔽體矣又數年而終先考葬焉葬之日康族無一至者三舅有遺腹子始改適袁冒其姓遺腹子亦無出而康之族有賈氏者爲先祖妣之妹夫弘施婦夫死亦守志不嫁先外祖母卒與外祖母葬同塋其子亦無出胡天之不與善人也

白君琳曰外祖母性方嚴凜不可犯人不致以非禮干之故能以節終而賈婉婉柔順亦能堅其操守然皆無後悲夫

### 陳烈女傳

白君琳

陳烈女者小字敬經歷嘉蓋公之女經略奇瑜公之妹也母孟氏孕烈女不米食食輒嘔烈女生而婉婉聰慧明俗姑待婦甚嚴峻嫂賴烈女故少譴房嘗有餉瓜者嫂不得瓜食女陰致瓜他類是幼字郭氏及笄夫無行且貧而經略公漸貴顯恥之會



天啓丁卯下令募兵遂竄其名於籍箕勺及而別嫁女有委禽者烈女知之謂母曰  
嘻馬鞍矣母不省女徐曰勿呼兒兒垢甚潔而出俾沸湯以進局其戶久不出呼之  
不應破戶視之縊矣母驚悔號弗輟索其故所服飾悉焚之事聞贈烈女建坊崇祀  
御史劉公諱四端爲文以祭之順治間徐守毀其祠及己丑難將作忽中夜起呼烈  
女者再次日即命鳩工會兵變不果康熙間其姪孫孝廉大謨重建僅一楹琳曰節  
生於情情之所感鼎鑊如飴方字而情何有焉非激於義理者不能也舍生取義士  
猶難之况女子乎乃鬚如戟印如斗而身家是顧者亦獨何哉

附經略陳公諸妾傳

白君琳

經略公貴多姬侍既罷歸會國變僞闖遷大族實咸陽公當遷而賊將郝安才者據  
府谷與公僕謀誘致公止之姬張氏名耐者郡民一考女也見公不反懼辱身飲毒  
死後經略喉唐通殺安才而取僕首以祭姬塑其像於烈女祠中公死後又有郭氏  
名宗正王氏名綴者亦死焉先是宗正性烈而婉善事張夫人至是其父欲嫁之速

保德州志

卷十 藝文上

三十三

之訟宗正讓父曰我寧死不再事人遂與王氏謀詣張夫人操櫛畢即自澡盛飾紉  
其衣既毒而覆衾以臥久之呼不應發衾視之兩人死如寐者張夫人甚悼之其後  
二十載張夫人卒先二載有楊氏者故經略所寵寵莫京卒其無寵者東氏以鬱病  
乳死又有陳氏秦氏者兩人相倚足不窺戶後十五載而陳死秦本姓張避夫人氏  
氏外氏最後死死時康熙乙亥四月也距經略公即世四十有八載矣蓋皆有烈女  
之風焉葬不成禮聞者哀之

艱貞叟傳

會元 戴名世 江南  
編修 桐城

艱貞叟者姓白氏諱眉字靜遠太原保德州人也少爲諸生負氣節嘗出遊得遺金  
於逆旅叟匿床下候至日中 遺金者還悉以予之其人欲分其半以予叟叟不可  
蓋其廉潔自持以正大抵如此順治戊子貢於京師嗣後一爲州幕一爲丞一爲府  
同知再署縣其治績皆多可紀云其爲沂幕也携僮奴一人抵任沂故荒殘而叟至  
不能給糧粥叟怡然自得也居三年而遷去其丞無錫也無錫大縣賦繁役重其白

糧皆解京師官吏緣以爲姦額外苛歛民不堪叟請於上官一切革去無錫人德之紀其事曰留棠集云其同知彰德也抵任未久即署武邑又署安陽其署武邑也多惠政武邑人件繁其事播之風謠往往傳歌之其署安陽也一如其治武邑已而安陽新令來髦且昏適有盜案叟故所管胥吏怨叟因嫁禍於叟遂罷官去居家讀書自適施德於人不求報人有以橫逆至者叟受之無怨言鄉黨中皆稱爲長者年六十九卒晚自號曰艱貞叟云

贊曰自吏道衰而大吏以至小官轉而相食以故民愈困民愈困而官愈貧蓋相習不以爲非久矣余讀白先生之事非今之所常有也未竟其用而罷惜哉惜哉先生之子曰君琳者不遠數千里而求余文以彰先生之德余故爲書其梗概如此

瑯嶼姜公傳

會魁方苞桐城人

公諱宗呂字瑯嶼太原保德人贈特進榮祿大夫右都督諱名武之子也都督以武功顯於邊疆而使公治文術穎悟絕人受書一見輒了大意沉毅有幹略自都督及

保德州志

卷十 藝文上

三十四

旅屬鄉人賓客見者皆謂於世將有大造也方是時賊勢益張內外以文法相遁而武臣擁勁兵者多放鷲持兩端都督平居恆慷慨誓致死禮以報國公常泣諫以謂一人致死不足以支國勢之傾壞而諸季方稚弱世亂將何依都督曰吾自計已審且汝在吾何憂崇禎十五年春保定總督楊公文岳部諸將會援開封朝命尙書侯恂駐河上以致左良玉諸鎮兵皆壁朱仙鎮良玉夜半放兵大譟諸營皆潰都督血戰力盡以死時公年二十有二聞變獨身前求父屍既至無息耗遂詣闕上書請卹或自賊中來言都督被執罵賊不屈至柳樹坡齧磔以死公聞復往先是賊決河水灌開封城盡沒白骨被野聚落無鷄鳴而公往返數四無所怖公幹軀偉傑膂力過人善騎射督帥楊公奇焉欲疏請以公續父職公以母老弟弱力辭不就於楊公所得都督故衣招魂以還而前上書所得卹典不應法復詣闕上書以訟未得命聞賊警遽歸視母弟甫至家而太原等郡邑已陷矣踰月國變公家居誦書史課群季戊子舉於鄉而其冬姜襄反大同州守備牛化麟殺守據城以應之與官兵相持逾年而

公在危城中賊以公爲州人之望屢爲卑禮甘辭以致公公不爲動久之賊怒一日坐澤宮陳劍鉞塔除下迫公與孝廉陳大謨諸生王宗本張射斗至盛怒將加害公前詰之氣揚揚如平常賊忽阻喪手足動搖口囁嚅不能出聲久之日無他事軍無糧欲與諸君共計之耳公遽率衆以退越日賊獨召張殺之賊校有妖言以媚賊者曰吾夢神人告我城中有三直臣得之大事可濟賊曰必某也因就公強授職公曰神有命宜卜於神使賊遍書邑中士人名數十告於神而策取之所得乃庸妄賊遂止及兵渡河城破論罪凡受僞職及鄉兵從使令者皆坐誅而公與陳王諸族獨得免陳王每語人曰方陷賊中吾曹寔不知所爲恃姜后多智略與爲向背今得全宗黨皆姜君力也或問公何恃不恐公曰吾料避就皆死義不可昧而賊無定情悅以賂遺御以術數或可於死中得生故也由是征西大帥無不嘖嘖奇公才州人與守丞皆重焉每編審及州郡有大事必咨於公公開陳悉得其條理以己亥成進士丙午當選期丁母憂已酉授濰縣令未之官竟卒公愛諸弟同居食食口數十人辛卯

## 保德州志

卷十 藝文上

三十五

歲大侵戚屬貧無依者皆待公舉火先業蕩盡是後常客游或貸於州人以治饗及公之歿遺負數千金而家居與諸弟未嘗有一食之離也公未舉進士時就教石樓邑子弟經公指畫文章皆有法度諸弟及子未嘗有師承公之學皆以文藝知名於時公爲文淳古樸厚得漢人氣體其請都督卹典前後二疏皆卓然可傳久遠有薛薛齋文集十卷藏於家

贊曰百年之木必於犧尊天能生材而不能用之使不枉豈非理之不可詰者歟觀公之蒙難艱貞履虎尾而不咥以當天下國家之變其功謀可勝道哉然竟不得效於一官以死惜也古人有言顏子終日不違如愚人未嘗施於事多見於言辭而自古以爲不可及然則公之逾遠而存者何必以功名顯哉

### 還金傳

白君琳

郝生有玉者河曲人也籍陝府谷庠爲諸生先是其父某與某甲合貨貿易甲病篤念孤弱無可囑以金若干付生父藏之且曰俟兒立始可畀勿令蕩廢人莫知者蓋

已於其爲信義人也頃之甲卒居無何而生父亦病且死呼生語甲語指示藏金處生唯唯歷若干年而甲子長生度能立曰是可以金還矣呼而語之子驚愕爲啓藏無有更其地不得生踏蹶不得白人白若欲匿則勿言今言之是義也何疑令復索得百金畀焉康熙間河曲縣尹田思孔旌其門

白君琳曰還金事易耳然在古人有之近世少矣乃生之還金更有異焉全父信終友義不苟取一舉而三善備非篤義烏能然乎某甲之托友生父之囑生如人則哲教子義方皆可書者惜不得姓名

姑婦雙節傳

王所用

夫稟卓概談貞烈彈冠上相偶一得之未易爲施衿結帨者道也矧羸姑少婦相繼居孀家無擔石並持特操難甚難甚余里楊氏少適宣化張公茂德公見背遺氏廿六歲及孤方就口食氏哭殞數四以孤在不死撫育稍長名應棟已而就學性聰穎善屬文補庠增廣生爲娶翟耆賓科之女未幾亦資志沒遺翟氏芳齡如姑二子俱

保德州志

卷十 藝文上

三十六

襁褓婦與姑哭絕而復甦者不知幾矣乃婦則以姑老有婦道在子幼有母道在倘死節一身而令姑無以終餘年子無以承宗祀胡以謝亡夫於地下故亦嗣徽音祇垂白之慙慈鞠未齧之二卵備嘗艱苦即天地爲愁鬼神爲泣焉夫栢舟矢信之死靡他讀書未嘗不嘆曰此乾坤正氣詎意有姑婦雙節錚錚於一門者哉有司聞之臺省諸司業以母子孀節顏其額予亦述其大端以俟觀風者采焉

述菴劉先生傳

殷夢高

先生姓劉氏諱祖舜字允恭別號述菴其先世自高祖以上不及考高祖以下世爲士間有仕者詳載少宰姜公所作墓誌中父贈君諱三顧廩生母李孺人繼王孺人實生先生先生少聰穎稍長即能刻苦誦讀無間寒暑未弱冠補博士弟子員學使錢公閱其文深嘆異之拔冠一軍旋食餼設教里中一郡名士多出其門己酉舉孝廉壬戌成進士以選途淹滯未及補官乙丑至丁卯館於蔚州魏庸齋先生家己巳始謁選得廣西柳州府懷遠縣知縣癸酉告歸終養癸未卒於家初庸齋魏先生以

碩德重望爲時名臣其文章理學亦冠絕當世故學士之晚進者少所許可而獨於先生深加敬重延置師席先生嘗爲我說一篇以爲學莫先於認我莫壞於徇我認我則致中葆和而位育由我徇我則縱情任私而物欲攻我其爲文精深奧衍博大雄渾庸齋序之以爲根極性命徹上下洞原委且引陸象山白鹿洞講書事爲此其推獎如此則先生之素所學問概可知已至其令懷遠也所治邑故牂牁夜郎地夷獠雜居梗服不常且方逆藩煽亂之後殘黎救死扶傷元氣未復先生甫下車撫循勞徠加意休養又不以地方僻遠鄙夷其民三載間善政善治類卓卓可紀遠人至今思之恨先生之不允於其任也先生一生性恬靜耳淡泊勢位榮利一不足以撓其心所耽玩者盡宋元以來諸大儒之書而於釋氏之旨尤有所見蓋自其爲諸生時而識已定守已固至筮仕後年益進而所造益深故其視塵世功名不啻電光石火倏滅嗚呼此誠有所本而然豈苟爲恬退而已哉先生之歸也杜門却掃奉甘旨承顏色而外一無事事惟日取素所讀書愈加研味沉潛反覆直吸取其精髓以爲

保德州志

卷十 藝文上

三十七

涵養性情之助不復以語言文字爲尙余嘗見其所畫小像兀然枯坐宛若一古衲又嘗見其歸日吟小叙曰余今日在日間濯水觀魚躍登山聽鳥鳴閒居靜坐得意高歌居然春風沂水遺意嗚呼使庸齋先生猶及見之不知更何如敬服也夫士束髮讀書即以學者自命至於白首問其所學不過詞章記誦二端而已即間有進此者亦止留心世務自誇經濟而其切已體察根求性命者數百載乃一見焉若先生真可謂讀書種子不愧爲學者歟余又聞先生之臨歿也神氣清明留偈別友有從今永與賓筵訣物外高翔一白鷗之句然則先生者其殆來有所自往有所歸若古騎箕跨鶴之儔乎惜予之不獲從先生遊而徒爲之傳也雖然予與先生相去數千里而年又不相若乃今得讀先生之著作論次先生之行事奇可謂生平之大幸也已先生之從弟曰祖向者與余友其人人品學術犖犖然足爲後進矜式鄉邦咸重推之見祖向令人益思先生云

殷夢高曰先生著述不甚富而所言皆集儒先之微奧不獨我說一篇也其心統性

情圖贊及說與夫問心錄言行錄諸書卷帙不多而蘊涵甚廣其大旨令人識取本心擴充天理蓋與我說相發明特無庸齋其人者爲之表彰耳願余疑先生之學卓然儒者而不免浸淫釋氏意其有得於陸子靜王伯安之說者歟然當世俗波流沉於醴郁之日得先生者藥石而針砭之安在非炎熱中一服清凉散也茲余之所不能不景仰於先生也夫

處士袁君宜之傳

殷夢高

袁之先出陳轅濤塗之後去車爲袁至漢末族益大自安迄紹四世皆以德望爲三公魏晉六朝傑士代出煥淑粲昂其最著也唐宋以來尤多偉人若利貞履謙及高樞輩皆卓卓可紀處士豈其苗裔耶處士諱允貞字宜之始祖宏原隸壽州蒙城籍洪武間以軍功起家靖難後左遷保德遂僑居焉今南郭外有袁家園者蓋宏遺塚云宏數傳至煥世爲武官煥即處士曾祖祖曰鶴壽父曰德皆隱居不仕德娶於盛繼室以徐寔生處士處士之生也當明季多故時潢池弄兵尤鼎淪沒巨室大家類

保德州志

卷十 藝文上

三十八

多不保其業處士祖父故饒裕至是蕩然然處士雖年少喜讀書不以家窘故輟吟誦也及長益致力於學問手執一編沉潛反覆往往神貌俱瘁必勒心得既弱冠屢試輒躓處士廢卷嘆曰昔范文正公志欲爲名相否則爲名醫今吾既沉廢不得有所建明吾亦將激上池橋井之水以活天下蒼生耳遂兼究心於黃帝岐伯之書有病困者飲以藥輒愈或酬之終不受生平氣骨骯髒自甘貧約鄰里姻戚勢位赫奕者即避去之至性過人居內外喪哀毀骨立尤謹於禮蓋所謂戚易兼盡者其居恆課子一如其所以自課朝夕寒暑不使稍間用能卒成令器爲名孝廉晚年優遊隴畝更留意穡事日與二三野老課晴問雨有時披星而出帶月而歸人止之者每謝曰吾自樂此不爲疲也噫處士其古東臯子桑苧翁之儔與世之役役者馳騫聲勢固不知有處士而處士於烟霞泉石間俯視一切應亦不知天壤中有如此人也嗚呼處士其賢於流俗遠已 殷夢高曰余生長吳會及出遊沂江淮踰河濟登秦岱歷恆嶽遍走齊魯燕趙之區所至好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初適保即識處士嗣君海

疑其才氣磊落必非無自而然者今讀海所授余處士傳略乃知天固以海報處士也夫力田者必有秋修德者必獲福袁氏蘊蓄深厚幾三百年又重以處士之醇行勤苦而未食其報至是始發之於海源遠流長將來之振興又可量耶洛陽陳郡諸公之事業行且復見於今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詩曰君子有穀詒孫子余即爲處士操左券而責之于天可矣

贊

王瑞庭先生像贊

明禮部尚書殉國 倪元璐 上虞人 難贈太保諡文正

腹五車書既試爲吏則亦匪厨腰五斗令能和其民則亦匪磐亦不黃耆峴山之碑則是其壽亦不顯位西平有子則是其貴淮清王寧郭璞誓之三槐列庭吾告王子爾考爾型夙夜敬止

又

明大學士 文震孟 長洲人

而貌之飄然而度之凝然而學之淵然而治行之卓然而家聲之蔚然鶴髮逍遙鳳

### 保德州志

#### 卷十 藝文上

三十九

毛翮躡象帝之先得昌之全嗇于人哉而豐於天此瑞庭王先生之像而吾得瞻禮于喆嗣之賢以謂可頌而傳也已

劉述菴先生像贊

袁簡臨 廣西人

抱樸守真知足知止危坐省存嚴於指視或出或處可隱可仕志在體仁敬恕自矢識取本心擴充天理其像如何水澄山峙

說

焦黃兒說

王邵

我里有鬻黃餅爲生者焦其氏也年可六十餘兩目朦朦惟隙光未漸客久言旋無錐立地阿弟哀之資以錢數十易黃米二三升爲糝爲糝漸之炮之爰成黃餅蓋俗逢食食則食之今以麥餅貴遂爲常食也余里居聞其呼鬻聲不絕耳每荷一具晨出晚歸蔑不售詢之里人曰其爲黃兒不失味且無機以欺三尺故也余羨之一日中貴至郡中閭巷溝途城郭無寧地貴賤小大賢愚無帖席鷄犬無息墻或釜中泣

耳而黃兒號呼聲自若也又一日寇警至京師戒嚴調檄如雨郡爲經渡處官民震怖計無出遙憶都人士堅壁何策摧隻輪何策物價騰貴何若畿之民拋兒擲女棄墳廬如驚又何若即老衲袈裟弗自保行脚僧頭顱俱爲斬級充首功噫嘻日出長眠夜涼咏月可復識哉于斯時也至尊宵旰肉食張皇我輩吐壘卹緯尤百倍夫蚩蚩者方相對攢眉旨芬不下咽而黃兒聲仍自若也焦叟乎何以得此于今之世乎奇矣余益羨之思爲說未遑又一日余爲先人移鉅珉於山谷間往督之則見羣役中朦朦焉荷一具者猶然焦黃兒也余於是噴其逐蠅而又憐其走險盡易其餅以犒役卒而挽一人導之登途余心安矣將就寢聞其弟求之之音問故則焦黃兒未歸也余指以處然是夕寐遂未成蚤起亟問其弟掖而歸曰無恙也余喜甚當日之役卒無不忻忻舞且蹈云焦叟乎復何以得此於山谷間乎噫又奇矣而余于是不能無說也太上無爲其次守朴物惡其雕智戒其鑿力出于己以粟易之既罕贏篋不爲榮梯理亂哀如耳目爲贅耦居靡猜赫而臨者亦靡壘且時方沍結何以寒

保德州志

卷十 藝文上

四十

谷不災人皆墮戶何以豺狼不駭神全耶天定耶鬼呵歎維玄佑之歟其視攘攘嘈嘈驅納弗辨戀紫誤蒼失得爲患百年必世種其愁根而一瞬半畝不克恬其緒況者奚啼相萬歎况夫談劇議撫舍之築幾同餅之畫講孝稱忠立之戰何如黃之吉籌兵索餉渴而掘泉奉漏沃緝果能炊無米而飽啖此脫巾之貔隊哉焦叟乎癡而不味賈而不貪身無累日偏長殆華胥之國無懷秦豆之民也乎余恨余之不能焦黃兒而又悲舉世之焦黃兒少而不焦黃兒者多也爲之說以志心師

張君佐劉字素書號赤仙說

殷夢高

夏商以前人未嘗有字也周室尙文始有字以表德記曰旣冠而字之是已至於所云號者大抵輓近世好事者之所爲耳慕古君子固所不尙然風氣日開踵事增華已非一端而必欲云復古于稱謂間亦奚庸哉定菴張君名佐劉一日問字于余且徵號焉余謂之曰君家先哲之佐漢者不一人矣留侯良則佐高帝於開創誅秦滅項啓赤帝子四百年之基比平侯蒼則佐文帝於守成以文學律曆爲漢名相富平



侯安世則以定策功佐宣帝於入繼大統之日太子太傅佚則以輔導功佐明帝于青宮毓德之年至若中郎將奐佐桓帝以寧邊塞桓候飛佐先主以定三分是數子者皆張氏之宗英有功於漢室名垂竹帛業著旂常今君名佐劉意必將于是數子者有所取法也而君意果將誰屬乎張君曰吾聞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先生其爲我權衡於數子擇其尤者而示我以景仰之方庶使我知所從乎余復謂之曰儒者讀書莫急於致用立身莫大於出處秦漢而下處士純盜虛聲及其出也一無所建鹽而徒濡首沒溺於富貴勢利之場至于患得患失無所不至吾黨所以無眞品天下所以無善治胥此故也昔宋儒嘗論之矣三代後惟張子房諸葛孔明有儒者氣象庶幾王佐其出處大節一軌乎正是則數子者固皆張氏之宗英而其尤者莫子房若也今余字君曰素書而系以號曰赤仙蓋欲君之隱居求志也勿徒沾沾記誦爲腐儒章句之學而必講求經濟足以運籌帷幄爲帝王師及異日匡主安民功成名遂又必勿效世俗之貪慕寵利而急流勇退知止知足如是則可以追踪子房而於

保德州志

卷十 藝文上

四十一

若字與號俱不愧也乎張君曰唯唯先生之言金石也請書諸緘素以當終身韋弦之佩余因詮次其語而爲說以贈